

古书从刊

韓非子卷第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諸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

端直也欲求衆直必

參驗而聽觀也

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

專聽一理必有

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

五曰疑詔詭使

疑危而制之譎詭而回使之則下不敢隱情

六曰挾知

而問七曰倒言反事

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

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

不參謂偏聽一不則誠者莫告

聽有門戶則臣壅塞

其聽有所

從若門戶然則爲臣所塞

其說侏儒之夢見竈

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燭則後人不見此譏靈公偏聽子

瑕哀公之稱莫衆而迷

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爲一人公之迷

宜故齊人見河伯

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誑以大魚爲河伯

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

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

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

其患在豎牛

之餓叔孫

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

而江乞之說荆俗也

荆俗不言人惡故白

公得以爲亂

嗣公欲治不知

謂不知治之術也

故使有敵

恐其所貴臣妾擁已故更貴臣妾以

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為擁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室盡以備其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言市有之

叅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

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

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斷故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

而殷法刑弃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而公孫鞅重

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

罪辜磔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

不行法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

魏王。卜皮以魏王慈惠其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之厚葬。知治國常嚴禁人

戮其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也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

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救

火以驗人之用命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

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也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勾踐

知故式怒鼃勾踐知勸賞可以詔人故式怒鼃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

使人為責諸也婦人之拾蟬拾蟬握蟬漁者之握鱸是以效之而不憚者

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責下則人臣不下之材

責之則人臣不得參雜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

一聽之過也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

為嘗試申子為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故公子汜議割河東

韓王欲河東以構三國此非計也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

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

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

為女奴如鹿之散

使人問他則不鬻鬻私

謂使此雖知其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鬻其

私矣鬻鬻猶售

是以龐敬還公大夫

龐敬使市者不為女奴故還大夫而警之

而戴謹詔視

輶車

戴謹欲知奉笥者更使視輶車

周主亡玉簪

周主故亡玉簪以求神明之譽也

商太宰論

牛矢

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

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深智一物衆隱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

皆變

於伏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

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

握爪佯王

以驗左

故必南門而三鄉得

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

周主索

曲杖而羣臣懼

私得曲杖羣臣聳懼

卜皮事庶子

使庶子愛御史便得彼陰懼也

西門豹

詳遺轄

謀遺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

倒錯其言反爲其試其所疑也

故陽山謾摻

豎

爲謾摻豎知君疑也

淖齒爲秦使

詐爲秦使知君惡已

齊人欲爲亂

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

子之以白馬

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

子產離訟者

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

嗣公過關

市

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

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

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

不能當也

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

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

擁君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

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

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

此譏彌子瑕專擁蔽君之

乎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

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

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

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舉國既化

爲一則不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人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爲一故問之無益

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

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

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

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

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

遇之遇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

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

以齊荆爲

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

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

荆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

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

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

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可利一國盡

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

有疑然後謀然

疑也者誠疑以爲

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

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

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

半也

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

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

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

其言莫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

有子曰王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王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

環王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

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以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僂此不參之患也江乞爲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

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

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

雍主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

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益

樹雍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為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

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

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

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

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

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二董闕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爲不治之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形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形鄭少年相率爲盜置處於藿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霽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

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

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

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

灰塵播揚善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

必三族相殘也

因鬪相殘傷

此殘三族之道也

雖刑之可也且夫重

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

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

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

毅酷也

曰無弃灰所易也

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有者以爲將

行

將主行道之人以爲行位

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

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

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

言在客也

夫從少

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

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輕罪避故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

刑也

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濫擁而人竊金不止大罪莫

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

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

輕犯重罪

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

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

火勢南靡故曰倚也

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

輒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

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

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
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
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
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
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
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
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
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
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

魏襄王之后也

衛嗣

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
之

左氏都邑名也

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

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

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

法不立而誅不必

當誅而不誅

誅故曰雖有十左氏無益也

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徒獻雖足可靡不取都金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

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獸鹿就薦草人

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

罰嚴而必君欲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

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

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

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

甚害田者

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

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

亭小故也

於是乃

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也越王慮伐吳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毀之足